蜀山劍俠傳/3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〇三回　晤仙靈 暢飲青瑤乳　探寶庫 言尋黑海碑

下一回▶

四人見此情景，越知主人存有善意。祇奇怪走了這一段路，始終未見人影。甄氏弟兄心疑主人是龍修成，方纔通誠求見，立時現形，否則怎會見人不驚，如此巧法？剛欲傳聲談論，忽聽琴音起自林內，卻不見人。料是主人有意引客，祇不知何故隱身不見。笑和尚因對方暗以客禮相待，不便再用玉環查看，祇得同往林中走進。耳聽琴音甚美，從所未聞。隔林內視，見那瑤琴橫在一張白玉短几之上，形制十分古雅，琴音盪漾，自然入妙，仍未見有人影。暗忖：「主人既將我們引來，何故不肯出見，奏這瑤琴做甚？」心中尋思，人已走入林內。見那方竹約有兩寸粗細，節長二三尺，質似珊瑚，上面朱葉紛披，光影浮泛，鮮豔非常。竹下淺草蒙茸，間以雜花，五色繽紛，與碧草相映，格外好看。玉几玉墩，又都是整塊羊脂美玉琢成。石岸微高，突向湖中，前臨碧波，後倚繡崖，奇石異花，映帶左右。甄兌笑說：「此地景物靈秀，雖不似紫雲宮那麼雄奇壯麗，別有一種清空靈妙之致，自具勝場。主人隱居在此，清福不淺。」話未說完，笑和尚暗中查看，見那琴絃好似有人勾撥撫弄，知道主人隱身石上。

方想設詞探詢求見，琴聲忽止。隨聽石上有一女子口音說道：「諸位道友遠來不易，幸蒙光降，實是前緣。先前外子因荒居遠在遼海，凡人爲海中惡浪所阻，固不能到。便是修道之上，千百年來，也祇三數人由此經過。內中一位，乃東極大荒前輩女仙盧太仙婆，還是愚夫婦請來。從此便無人迹。初見諸位，未免懷疑，後來看出無心經過，未存惡意。

外子雖是得道千餘年，無奈前孽太重，未脫孽骸，自慚形穢，本來羞於見人。後見諸位道友來意甚誠，方將諸位道友引來此地，初意祇由外子略現形迹，以酬在顧雅意。忽奉恩人盧太仙婆十萬里外飛書傳示，纔知諸位道友此行來意和所帶法寶。愚夫婦本身有一難題至今未解，自從北海成婚之後，遷居此地已九百年，便爲此事延遲，至今不能修成正果。如蒙鼎力相助，感恩不盡。」笑和尚聽出主人好似水中精怪修成，先見三角墨龍，便是此女之夫，越發驚奇。又聽說奉有南星原前輩散仙盧嫗之命，知是師門至交，想借他們四人之力，成全這一雙夫妻。初意女的也是水中鱗介之類，想係相貌醜怪，羞於出見。祇奇怪水中精怪，怎會有此高情雅緻？不特撫得一手好琴，連所居花樹泉石，一切佈置，無不別具匠心，一塵不染。略一尋思，微笑答道：「盧老前輩乃師門至交，主人既與交厚，又於十萬里外飛書傳示，我四人決無推辭。祇不知所說何事，我等能否勝任？飛書是否仍在主人手內，可否借觀？以便遵辦。」隨聽女子答道：「飛書仍在，便當奉上。事雖艱險，但諸位所帶法寶正可合用。祇消用碧磷衝開路，再用香雲寶蓋防身，便可深入，將那一十七粒靈丹、幾件法寶、一道古人的靈符取了出來。愚夫婦固拜恩賜，便北海所尋水仙，也感大德。可惜第四重寶庫禁法未滿時限，尋不到它的門戶，否則以諸位道友法力和那幾件至寶，攻破庫門，並非難事。看盧太仙婆仙示，好似庫中藏有一部道書，應爲貴派女同門所得。今日如仗鼎力，取得靈丹，愚夫婦願代諸位留守，候那女同門到來，引往取書，免被左道妖邪發現，明偷暗盜，又生枝節。不知尊意如何？」說罷，琴几上忽多了一封柬帖，乃蕉葉所書，捲成一筒，由對面飛來。接過一看，不禁大喜，互相傳觀。

原來盧嫗仙示的大意是：這裏的海水之下是一極大海眼，自男女主人由北海受一左道妖邪逼迫，逃來此地，發現海眼之內有一極深長的洞穴，內裏門戶甚多，均有仙法禁制。因愛當地景物靈奇，更有千年珊瑚林和各種琪花瑤草，珍禽異獸，魚龍之類，心生喜愛，始定久居。於是由男主人用腹中丹氣將海水逐漸闢開，使其中空，將四外和頭上的海波隔斷。然後潛往遠近各島，採取各種靈藥仙果，種植其中。等到地方越開越大，功力也越深厚，四外海水全被所噴丹氣托住，好似一座極大晶幕，將方圓千餘里的山林景物一齊罩住。夫妻倆又去往海眼之內日夜查探，最後運用法力破去頭層禁法，現出一座神碑，上刻朱書古篆。大意是說：此洞乃古仙人盤犖所居洞府，飛昇以前，將生平幾件降魔至寶和各種丹藥、靈符藏在三四兩層寶庫之內，誰能得到，便是有緣。凡人服上一粒靈丹，當時便可脫胎換骨，至少成一散仙；如是異類服下，立可脫去舊有形骸，化爲人類，法力神通也必增高不少。男主人爲此守候多年，中間曾遇昔年強敵尋上門來，眼看危急，幸而盧嫗海上路遇，打敗妖人，隨即現身，指點玄機，令再守候一甲子。如有危難，可用所賜信香求救。過了些年，仇敵又約兩同黨上門尋仇，來勢十分猛惡，男的眼看危急，

幸而女主人機警，長於應變，暗點信香，盧嫗元神當時趕到，用吸星神眷將妖人邪法破去，全數殺死，解了危難。女主人感激恩義，苦求拜師。盧嫗不許，說自己渡過末次天劫，便可成道，傳衣鉢的門人祇有一個，名叫白癩，決不再收弟子。姑念誠求，收爲義女，仍允遇機相助。當日盧嫗算出前因，知道笑和尚等四人帶有子午宙光盤、香雲寶蓋和鬼母朱櫻的碧磷衝，正可開那當中寶庫，此是彼此有益之事。男主人龍玄得到靈丹立可脫胎換骨，重化人身，由此成道。靈丹共是十七粒，內中七粒專備男主人脫體化人之用。下餘十粒，具有凝神固魄無上靈效。此去北海，以衆人之力，固可將那水仙的對頭打敗，但必除他不了，早晚仍是後患。對方神通廣大，來去如電，法力極高，又煉有幾件前古至寶，記仇之心極盛，一個不巧，狹路相逢，難免受他暗算。此人除卻天性乖癖，剛愎自用，與水仙爲死對頭而外，別無甚麼過惡，照理也不應將其斬盡殺絕。最好將那十丸靈丹帶去，如法施爲。到了最後關頭，祇消用上三粒，便可化敵爲友，了此仇怨。不過那怪人自恃得道年久，平生最重恩怨，雖然消恨退去，決不輸口。令女主人轉告笑和尚等四人，可照楊瑾所說行事。

笑和尚等四人看完了盧嫗的仙示後，又聽女子說道：「外子性情古怪，而且多疑，貧道與他雖是多年夫婦，仍恐貧道捨他而去，以致貧道難見外人。今日佳客到來，又蒙大義相助，如再隱形對談，殊非敬客之道。貧道適纔與外子爭論，又經盧太仙婆傳書指示前因後果，外子已經省悟，拋棄成見。但他本人暫時還不能當面接談，祇好恭候諸位再來相見了。」說罷，祇見對面一片黑光閃過，跟着又是銀光連閃，石墩上突現出一個白衣妙齡道姑，正在向他們盈盈下拜呢。笑和尚等四人見這道姑生得秀媚絕倫，美麗入骨，一身仙風道氣，哪裏像是異類修成之人。於是連忙答禮，請其引路前往，並問姓名。初意男的既是水中蛟龍，女的也必是其同類，怎會這等仙根仙骨，靈慧美秀，看不出一點異類修成的形迹？女主人似已覺察，笑對四人道：「諸位道友見貧道外子那等形象，以爲真個水族修成麼？」笑和尚素對女人面嫩，知被看破，臉上一紅，未及答話，女主人隨笑道：「此事難怪道友多疑，實則貧道固是人類修成，便外子本身也非水中鱗介。此事一半是夙孽，一半是自作自受，說來話長。開那寶庫，尚須時日，不是一時可以成功，諸位道友尚有北海之行，無暇多言。盧太仙婆仙示原是兩頁，此時尚難詳告。此去北海，見了絳雲真人陸巽，可說黑刀峽海下仙洞鏡天湖，住有他昔年北海舊鄰老友，自會說出詳情。如仍不肯明言，英雲姊妹不久必來此地，諸位便知道此中因果了。此時貧道鼓琴之所，難於待客，請到荒居稍坐，略嚐此間靈泉玉液和由南北海移植來的瓜果如何？」四人見女主人不肯明言名姓來歷，又聽說英雲姊妹不久要來，知有難言之隱，也就不再多問，同聲謝諾。

女主人隨請四人同行，緩步由來路花林之中穿行出去，走往前見危崖之下。四人見崖洞陰黑幽暗，深不可測，隱聞波濤之聲由下面傳來，女主人仍未停步。暗忖：「難道所居宮室，便在崖底不成？這等陰晦的水洞，如何住人？女主人既說款客，決無此理。」心念纔動，女主人已向前引路，往崖洞中飛去。甄氏父子久慣水居，還未在意。笑和尚卻覺主人在此洞中待客，豈不氣悶？先前祇說當地景物如此靈妙，所居必是貝闕珠宮，金庭玉柱，五光十色，氣象萬千。哪知這等光景，黑洞洞的，連點光亮都見不到。早知如此，還不如就在原處立談，還好得多呢。心正好笑，賓主五人已往洞中下降，約有十丈遠近，地勢忽然展開。四人各用慧目查看，當地好似整座山崖由內掏空，地甚廣大，祇是陰暗無比。主人下降頗緩，不便越過。甄兌忍不住問道：「主人仙府便在這洞內麼？」話剛出口，忽聽殷殷雷鳴之聲起自地底，暗影中好似兩面洞壁均在移動，雷聲隨止。緊跟着眼前一花，大放光明。定睛一看，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身已落向一座水晶宮闕之外。那水宮高約十丈，通體水晶建成，上蓋碧瓦，質如翠玉。前面一座牌坊，也是翠玉建成，高約五丈。賓主五人正立坊前，往裏走進。遙望晶宮，共祇五座宮殿，作梅花形矗立地上。由外望內，晶牆厚約四五尺，內裏立着數十根黃金寶柱，大可合抱，光影輝煌，壯麗無比。由牌坊起，直達宮前，是片平地，廣約數十畝。兩面均是花林，香光若海。初來時所見長頸龜身，四足一爪，身長二十餘丈，似龍非龍之物，不下四五十條，還有各種珍禽奇獸，均在林中出沒遊行。樹上更有許多大小翠鳥，飛鳴往來，嬌音婉轉，如奏笙歌。女主人一到，所有大小珍禽異獸，龍形怪物，一齊飛鳴來迎。女主人微笑搖手，便各退去，同隱花林之中。一會兒走到宮前，四人見那宮門又高又大，形似整片水晶，通體渾成，不見一絲縫隙。如非四邊各有一條金線，上面更有不少拳大金釘和兩個尺許大的金獸環，決看不出門戶痕跡。方想：「主人隱居在此，輕易不見外客登門，爲何宮門緊閉，常年不開？」女主人已越衆上前，朝那金環上用玉指略彈了彈。回顧四人笑道：「諸位道友，請暫相候，等貧道更衣出迎如何？」

笑和尚沿途留心，本就看出女主人形體不似生人那麼凝固，好似元神煉成。尤其所穿道裝非紈非縠，霧約煙籠，若隱若現，隨時變幻，從未見過。心正奇怪，聞言方答：「女主人無須如此多禮。」女主人已含笑把手一揚，人便隱去。笑和尚見宮門未開，慧目法眼注視之下，似見一絲銀光在門環中閃了一閃，這纔斷定，先前所見果是女主人元神。想係撫琴時周身赤裸，故此不肯見人。祇不知那形似煙綃霧縠的道裝是何法寶，憑自己的慧目法眼，竟未看出何物所製。主人未着衣服，幸而未用玉環查看，否則彼此都難爲情。聽那女主人之言，他那丈夫本是修道之士，怎會成一妖龍？多年恩愛夫妻，又在一處同修，何事多疑，連人都不許見，是甚原故？越想越覺這男女主人情事奇詭，令人莫測。如非盧嫗仙示，那湖中寶庫靈丹與絳雲真人陸巽成敗有關，如在平時相遇，似此形

迹可疑，藏頭露尾，真不願管這閒事。正和甄氏父子傳聲低語，忽聽笙簫細樂之聲起自宮內，一陣香風過處，宮門開放。跟着便見女主人帶了一隊手持香花、提爐的男女幼童，各穿着一身薄如蟬翼的白色仙衣，迎了出來。四人暗中留意，見那四十多個男女幼童美醜不一，卻都一般高矮，一望而知是些異類修成，內中祇有兩個女弟子像是人類。再看女主人，先前所穿形似煙紈的服裝已經換去，仍是一身純白，但似鮫綃冰蠶所織，形體也與生人無異，知其元神已經復體。

笑和尚等方稱謝，女主人見衆對她注目，似有覺察，玉頰微紅，嫣然笑道：「貧道長年枯坐，有時無聊，祇以元神出遊，素喜琴瑟笙簫，時往天鏡湖邊偶然撫奏。說也慚愧，祇爲外子昔年對我癡情太甚，甘棄仙業，倒行逆施，致中妖人詭計，化身妖龍。雖幸道基堅定，借此躲過一場四九天劫，至今仍是異物。因見貧道昔年雖仗他捨身相助，得免大難，後蒙盧太仙婆恩憐，竟有成道之望，性又好潔，他因身化妖龍，自慚形穢，又恐我道業將成，棄他而去，任怎分說，也不許貧道自行出外。此地以前佈滿海水，自愚夫婦來此，纔行開闢。外子附身的妖龍，有五千年以上的道力，所煉內丹頗有妙用。外子當初因受仇敵和妖龍夾攻，原身已毀。仗着多年修爲，玄功變化，以及兩件前古奇珍之力，將妖龍元神禁閉在陷空島側地竅之內，佔了妖龍軀殼，連那內丹元氣也被收來。彼時因逃難心切，本身元靈雖與妖龍相合，難再重化人類，又捨不得把本身多年苦功和妖龍數千年所煉內丹元精真氣付之一旦，便自行兵解，暗中也佔了不少便宜。上面和四方的海水，均是外子所噴丹氣，與本身元靈相應，稍有警兆，或是外人入境，立被查知。我便負心，真想逃走，也辦不到。就這樣，他仍不放心，知我愛惜原有形體，特意將其禁閉宮中。祇許元神在他丹氣籠罩之下的千百里內往來遊行，而且每一出遊，他必緊隨在側，不肯離開。我見他癡得可憐，又氣他不過，近來索性就在適纔撫琴的鏡天湖上撫琴，或是觀賞千尋碧波透射下來的明月，有時一坐經年，連元神也不離宮一步。諸位來時，他早知道。因諸位隱形神妙，先看不出是何來歷，祇知有人想要衝破上面氣層，強行飛下。他那丹氣近年功力越深，差一點的人休說衝破，人早入網。後來覺出諸位法力厲害，恐有損耗，祇得自開氣層，將諸位放下來。用盡方法，查看不出諸位的影迹，恐是仇敵，心正憂疑。及至諸位誤入陣地，這纔看出不是左道妖邪一流人物，但仍拿不定是敵是友。那神峰共是七十二座，乃是昔年所得前古奇珍佈成的陣勢。表面祇現三分之一，內中頗具變化妙用，多高明的隱形法，入陣立破。滿擬將諸位困住，盤問明瞭來意，相機應付。不料諸位法寶神妙，法力高深，眼看就要困住，忽然穿地遁走。外子正由地底追趕諸位，貧道忽接盧太仙婆仙示，將其喚回。不久，諸位道友尋來，竟是愚夫婦命中福星，自然喜出望外。這裏便是愚夫婦日常居處之地。外子因前古仙人遺留的水晶宮室經他盤踞，地上時有腥涎狼藉，氣忿非常，方纔借着貧道和諸位道友對談之便，剛打

掃乾淨。當中寶座四周是他常年盤踞之處，地上仍留有痕跡。貧道平日在上打坐，他便環繞身旁，這等苦光陰已近千年之久。至於貧道身世，實有難言之痛。便絳雲道友昔年與外子至交，又是日常相見的近鄰，也祇知其大概。貴派英雲姊妹中，有兩位雖是紫雲宮舊友，相隔千年，縱令現在法力高深，洞悉前因，見面時貧道不提前事，也恐未必能夠想起。舊日姓名，也不堪奉告。如蒙不棄，喚我東陽如何？」

說時，四人已由主人陪往當中宮庭珊瑚椅上，分別坐在珊瑚寶座之上。就在四人前面不遠，隱聞異香。細一查看，當中寶座乃整塊萬年碧珊瑚雕成，形制古雅，光彩耀目。座後有一白玉屏風，上面煙雲浩蕩，隱露鱗爪，如有神龍潛身其中，飛舞如活，知是一件奇珍，不禁暗贊。再低頭一看，環着寶座，果有一圈龍蟠痕跡，料是主人丈夫平日盤踞之地。因其年歲太久，那麼堅厚的水晶地面，也成了一環凹槽。再看四旁，五六尺粗的黃金柱上，也有龍蟠之迹。設詞一探，纔知男主人把女的愛逾性命，雖因附身妖龍，無法親近，每當女的在寶座上入定，或是無事閒居，便將身形縮成丈許大小，環繞身側，成了一圈，將女的圍在中央，昂頭向上，飽餐秀色，專一眼皮供養，心坎溫存，永不離開一步。又因女的好潔，自身腥涎不堪，有時愛極，情不自禁，朝女的身上微一親熱，立生悔恨，飛往兩旁黃金柱上盤起，流淚求恕。女的雖然憐他情癡，但因此舉關係雙方成敗安危，知其情熱如火，一旦不能自制，元神裂體而出，立成兩敗。沒奈何祇得故作無情，厲聲喝罵，以粉身碎骨相挾，一任男的哀鳴求告，始終不肯假以辭色。表面情薄，內心苦痛已極。男的一面癡愛日增，永無止境；一面卻防愛妻祇顧自己成道，又對他生出厭惡，棄之而去。因而成年憂慮，百計嚴防。直到當日接到仙示，得知孽難將完，女的本是他累生夙孽，竟爲他至情苦心所化，不特災退福生，並還從此天長地久，同證仙業。祇等英雲姊妹轉世重逢，便可將元神煉成形體，同返舊居，作一水仙夫妻，長享仙福。

四人見女主人說時喜不自勝，誠中形外，情感無形流露，連本不想說的話也無心泄露出來。笑和尚和南海雙童近年原聽諸葛警我談起靈雲、輕雲、紫玲三人固是紫雲宮中舊主，連嚴人英、李英瓊和淩雲鳳姊妹、青門島主朱蘋等，均是千年前舊侶至交。另外還有好些水仙，有的轉劫來歸，有的尚在坐關受難，或是海外隱修。祇要易靜、癩姑、李英瓊、余英男等躲過鳩盤婆之劫，重建幻波池，開府依還嶺，這班歷劫多生，尚未得見的昔年仙侶，均要來投，並奉英、雲諸人宗主，光大峨眉門戶。料知主人夫婦必與此有關。再探對方口氣，以前所習道法雖然自成一家，有異玄門正宗，決非旁門左道一流。想起本門人才輩出，四大弟子之外，又有三英、二雲、七矮，一時並秀，日益發揚光大，定在意中。正在心喜，忽聽龍吟之聲起自玉屏風中，音甚幽長，細潤娛耳。擡頭一看，原來

屏上煙雲浮動，鱗爪飛舞，竟是活的。隨見一條墨龍影子，先現出一個斗大龍頭，朝四人將頭連點，長嘯兩聲。跟着身形一閃，屏上煙雲滾滾飛舞，龍便不見。煙雲隨同消散，仍是一片白如羊脂的美玉。女主人見狀，似悲似喜，微嘆道：「外子因不願見外客，推說隱往後宮，暗中附身屏上，貧道坐處與屏風相背，不曾留意。方纔諸位道友下問，因多感慨，無意之中吐露心迹，忘了外子尚在屏上，被他聽去，知我不會負他，歡喜非常，親向諸位道友致謝。現已親往海眼，佈置破禁之事。其實區區之心，早想對他明言。一則，以前爲了拒婚，騙過他好幾次，如無事實，未必肯信；再者，外子爲人任性，有許多顧慮，如非知他脫困在即，又有嘉賓在座，當英、雲姊妹未來以前，我也真不敢泄露心情呢。」

正談說間，侍女捧來五個形制古雅、大小不同的古玉杯，中貯玉漿，色作純碧，向客敬上。四人知是瓊漿玉液，入口一嚐，甘芳滿頰，其涼震齒。方在誇好，侍女又用玉盤獻上各種瓜果，均是罕見珍物，雋美絕倫，芳騰齒頰。女主人笑說：「諸位道友屢生修爲，又在峨眉門下，聞說凝碧崖開府之時，八百仙人齊來赴會，所贈海內外的靈藥仙草，琪花珍果，堆積如山，多珍奇的仙果，諸位也早嚐過，區區遼海荒島所產之物，何足掛齒。倒是杯中青瑤乳，乃海眼地洞千萬年前靈玉液，經愚夫婦用各地移植來的八十餘種瓜果靈藥之汁釀配而成。本來質類空青，功能明目，人服少許，或點上一兩滴在眼內，便能透視雲霧，遠及千里之外，況又加上各種靈藥仙果。諸位道友道法雖高，服此一杯，也不無小補。我知北海之行爲時尚早，此山天生靈景，頗可遊觀。反正早去無用，一個不巧，途遇左道妖邪，甚或誤事。再說那寶庫也非當時所能攻破，上來便用宙光盤，固可成功，但那藏珍寶庫也是一件奇珍，將來送往幻波池也頗有用，毀了實在可惜。依我愚見，先陪諸位道友遊玩全山。到了下手之日，先請二位甄道友用鬼母碧磷衝，由頭層地底穿入二層，由內而外，將神碑上所說的禁制法牌取下，如法施爲，二層門戶自然開放。到了三層前面，查看有無古仙人所留仙示，如其無有，再用前法，將三層門戶開放入內。這樣不問如何，先將那封閉洞門的兩面法牌保存下來，不致毀損。等尋到頭層寶庫，相機行事。照神碑所說和盧太仙婆飛書，彷彿那寶庫能大能小，可以移動，祇要兩面法牌不毀，便有開閉之法。仙示又曾提起香雲寶蓋與宙光盤缺一不可。我知香雲寶蓋祇作防身之用，進頭層時必須用碧磷衝從地底開路。寶蓋可以防身，不去說它。那宙光盤裏子午神光線具有極大威力，無論任何物體，五行真氣，祇一捱上，便即消熔燬滅，化爲烏有，妙用神奇，不可思議。既然非用不可，怎能保全？爲此我還有些不解。那海眼與地殼相連，所差祇數百丈，所用法寶威力太大，到時尚須小心，免生意外。」

四人初意，以爲主人被困多年，難得盧嫗仙示，指點玄機，機緣巧合，千年難遇，必定

急於成功，延往宮中，稍盡地主之禮，便催下手。一見這等安閒從容不迫神氣，好生奇怪。再一留意，竟是故意延宕。等衆人喫完酒果，又令侍女獻酒，接連三次獻過。四人因其意態殷勤，又知仙釀具有好些功效，並未堅拒。可是每一取酒，必隔好些時刻。歸吾性急，到末次上，見酒來更遲，並且不曾裝滿，笑問藏酒之處相隔遠近。主人聞言，笑答：「並不甚遠，祇是那青瑤乳，每隔些日纔有數杯，又是見風即化，雖能行法吸取，量仍不多。每次取用，必須將原釀的酒用玉杯盛了，放到乳源之下，聽其下滴，滿了一杯，忙即蓋好，不令見風。今日也是湊巧，乳量甚多，從來所無。我知此乳於諸位道友頗有益處，幸蒙仗義相助，意欲借此稍報大德。本想每位祇敬一杯，尚恐不能如願，誰知侍女來報，今日乳量奇豐，大出意料。又見諸位道友頗喜此酒，故再命取奉客。不料二次取後，玉液仍未枯竭，料定諸位道友仙福深厚，有此奇事，連貧道也隨同沾光。直到三次往取，量方大減，故此末次祇有多半杯，諸位道友莫輕看了它。飲完，請隨貧道遊觀全景如何？」

又隔一會兒，女主人方請同遊，並未由原來入口走出。先把五座宮殿游完，見了不少奇珍之物，到處珠光寶氣，耀彩騰輝，令人目迷五色，眼花繚亂，觀之不盡。末了繞往後宮，和前面一樣，宮門緊閉不開。女主人剛把秀眉一皺，忽見一絲玄色精光由身後電馳飛來，射向門上，雙門立時大開。女主人請衆同出，祇見和前宮一樣，也是一座極高大的玉牌坊矗立後宮門外。女主人引了衆人走過牌坊，前面現出一座金橋。賓主五人及隨行二女弟子剛走上去，眼前似有一片烏油油的光華自頭上飛過，一閃不見。耳聽殷雷聲聲，從對面傳來，由橋下響過。金橋似在移動，一會兒停止，又一玉牌坊阻路，內裏雲煙變滅，浩蕩如海。正用慧目查看，彷彿內裏具有好些山嶺花樹，祇是看不真。人已走到牌坊之下，女主人隨掐靈訣，往前一揚，煙雲立開，眼前倏地一亮，現出大片峰巒崖壁，到處佈滿奇花異卉，百里香光，宛如錦繡，美景無邊，令人應接不暇。似這樣每經一處，女主人必定從旁指點，不厭求詳。四人看出她想盡方法沿途延宕，幾次探詢下手時刻，均被拿話岔開。對於來客，卻是極盡殷勤，人既美豔，話又溫柔，態更誠懇，使得人不好意思違她心意。反正爲日尚早，祇得聽之。那一片海底山巒，方圓數百里，地域廣大，靈景又多，不是一二日內所能遊遍。當地爲北極邊界，海中又無晝夜，終日光明。四人貪看奇景，再爲主人誠懇溫柔的意態所動，祇顧隨同遊賞，娓娓清談，越來越投機，頓忘朝暮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過了好幾天。最後還是笑和尚警覺，向其探詢，並說：「北海之行固然還早，途中仍難久延。最好由我四人先將法寶、靈丹取出，然後相機行事。否則事機稍有延誤，便致兩敗。我看還是先下手的好。」女主人知道不能再延，沒奈何，祇得悽然

答道：「並非貧道故意拖延。一則神碑所載日期，是由庚辰至壬辰的十三日內，明日方是正日。二則，貧道本身有一強仇，新近發現愚夫婦在此隱居，已來尋仇兩次。盧太仙婆仙示，曾說此人日內要來，我畏之如虎。我想借諸位道友之力，將其驚退。如蒙相助，深恩大德，終古不忘了。」衆人纔知主人有意延挨。笑和尚暗中再一推算，已在當地耽延了好些天，以四人的法力，一時疏忽，竟未留意。照此情勢，分明主人還在行法掩蔽。笑和尚人最耿直，似此有意相欺，頗爲不快，但爲主人禮貌誠懇所動，未便叫破，祇在暗中留意。一面笑對主人道：「我們來此時久，既到了庚辰正日，不如先將寶庫打開，取出法寶、靈丹。主人如有他事，祇要不誤北海之行，我們仍舊效勞如何？」女主人面上一紅，答道：「這樣也好。貧道實是對那來人膽怯，又知他還有數日纔到，爲此算好下手日期，等諸位大功告成，正是時候，欲一舉兩便，解此前孽。以免萬一諸位成功之後，不願久留，來人與外子祇一對面，必無倖免，使貧道多年來委曲求全的苦心付之一旦，故此想留諸位等到那人來後再去。至於北海之行，決不耽誤，諸位放心好了。」

四人聽出女主人對那惡人竟想保全，好生奇怪。知道不肯明言，也未再問。略爲商談，女主人隨說：「泉眼寶庫，原在鏡天湖下，離此尚遠。待我通知外子，開出一條水路，再同飛往如何？」說罷，將口微張，說了幾句，仍和衆人緩步前行。那一帶景物更是奇妙，移步換形，到處洞壑幽奇，水木清華，奇花異草，觸目皆是。更有無數參天花樹，大均數抱以上，燦若雲霞，綿亘不斷。賓主五人說笑前行，又經過了好些奇景。南海雙童心疑女主人仍在故意延宕，正想開口，忽聽遠遠龍吟之聲，由前面地底傳來。前面是一水潭，潭水澄泓，平波若鏡。衆人剛到潭邊，潭水忽似開鍋沸水一般，水花滾滾，往上高起。女主人笑道：「此間的地底泉脈縱橫，凡是有水之處，均相通連。外子正開水路迎賓，本來還想延遲兩日，適聽傳聲，今日泉眼古洞中竟有異兆，也許珍藏多年的前古至寶靈丹，應在今日出世，諸位道友定必手到成功無疑。」說時，潭中水花已冒高兩三丈，水塔也似矗立潭中，正突突往上冒起，倏地往下一沉，剛陷下去一個大深洞，四邊的水忽全停止不流。俯視潭心深處，似有光影微微凸起，乍看相隔上面約有二十餘丈，跟着便見往上湧來。等出水面，乃是一個大水泡往上冒起，眼看越長越大，約有五丈方圓，叭的一聲，化爲一片淡青色的光氣，罩向衆人頭上，反兜過來，分而複合。腳底也現出一片青色雲光，將衆人托住，往下降去，其行如飛，晃眼直下千百丈，再改平飛。

四人看那前行之處，乃是一條其長無比的甬道，上下四外的水，全被那淡青色光氣形成的空洞隔開。人由那片水雲托住，朝前急飛。光衝甬道，跟着向前收去。所過之處，身後海水重又合攏。再看女主人面色，好似憂喜交集，陰晴不定。估計人已走向迴路，約有二三百里遠近，龍吟之聲又起。女主人面色一驚，忙對四人道：「外子偶然疏忽，幾

爲埋伏所傷。他因自慚形穢，在元神未脫體以前，暫時不願見客，貧道必須趕往照護。寶庫就在前面不遠，外子已受微傷，正以全力支持，以防丹氣中斷。諸位到了頭層洞內，洞外的水已被丹氣隔開，祇照神碑所說行事便了。」說罷，匆匆飛走，白光微閃，人影不見。那淡青色的光衚本來前收極快，到這末一段，勢忽轉緩，好似力竭神疲。因聽說主人受傷，恐其勉力支持，女主人已去，四人途徑不熟，萬一主人支持不住，又要費事。於是四人各縱遁光，朝前急飛，晃眼到一大洞之前，光衚忽收，那洞就在前面腳底。四人剛往下一落，仰望上面，水已合攏，祇不下壓，知已到達。加急往下飛降，又是千餘丈，方始到底。

前面地勢，忽然展開數十畝大小，兩座華表分立地上，高約三十餘丈。前面現出一座大洞，兩扇質似精鋼，高約五丈的大門，右邊一扇大開，左邊一扇已經殘缺不全，遙望洞內光明如晝。因當地乃前古水仙隱修之地，又在二千年前留下許多靈丹至寶，以前雖未聽說，必非尋常人物。爲示誠敬，先朝洞門下拜，再同走進。入內一看，洞甚廣大，祇不甚深。當中矗立着一座金碑，上有朱書古篆。四人修道多年，本全通曉，細一辨認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出於意外。原來碑上大意，不特載明寶庫藏珍應在當日出世，並還隱示天機，連四人之來也似早已算定。四人看完，便照預計行事。南海雙童剛把碧磷衝取出如法施爲，前面七葉風車星飛電旋，一蓬碧色熒光剛往地底衝去，洞中禁制已被引發。先由神碑後面射出一道黑色精光，朝着四人暴雨一般射來。如非事前先有準備，上來便自留意，應變又快，差一點沒有受傷。跟着洞頂一蓬紫光當頭壓下，左右兩壁也有七八尺長的火箭攢射過來。地底風雷烈火之聲大作，全洞一齊搖撼，似要崩塌神氣。笑和尚的香雲寶蓋恰在此時放出，化爲一幢金光祥霞，將四人一齊籠罩在內，上下四外的火箭神光立被擋開，聲勢儘管逐漸猛烈，卻不上身。笑和尚爲防萬一，又將火靈珠取出備用。口喝：「甄師弟，還不快走！」南海雙童看出禁法厲害，從來少見，有些遲疑，聞言忙以全力施爲，碧光電轉，朝前疾飛，往下鑽去。初意下面地層必定堅厚，難於通行，誰知通行並不艱難，入地不過丈許，便入了烈火之中。這纔看出古仙人的禁法神妙異常。下面地底直似一座極大洪爐，火光比電還亮，已成銀色。內中更雜有無數火彈，打到身外金霞之上紛紛爆炸，威力奇猛。如非佛門至寶防身，幾爲所傷。回顧來路，更是險惡，先前所見紫光、火箭的衝射之力越來越強，正由身後潮涌而來。香雲寶蓋竟受衝蕩，歸路已斷，前進尚可，後退直是萬難。笑和尚見狀，忙道：「二位甄師弟不可退縮，照盧老前輩的仙示和神碑大意，今日必能成功，我們有進無退了。」說罷，揚手一粒火靈珠發將出去，初意相助甄氏弟兄開路，不料一時巧合，那粒乾天火靈珠正是地底陰火剋星。一團金紅奇光剛發出手，投向火海之中，那大量玄色陰火和身後射來的火箭纔一接觸，立時消滅，一閃無蹤。又看出前面地層竟是白色銀泥，碧磷衝熒光飛射中激盪起千重銀

旋。兩洞相隔祇十餘丈遠近，先爲禁法陰火所阻，前進艱難，陰火一破，通行自如，晃眼便達二洞地底。

笑和尚與南海雙童各用玉環寶鏡查看出二層關口已經越過，忙往上昇。透出地面一看，形勢與頭層相仿，祇是空無一物，光景卻極明亮，匆促間先不知光從何來。後經仔細查看，當中洞頂離地十丈，凌空懸着一面上豐下銳，長約六寸，前端具有雙耳的人形鐵牌。本身烏油油，僅現微光，但是越來越強，光也轉爲白色，照得全洞通明如晝。如非慧目法眼，見聞又多，決看不出那牌的妙用。知是至寶奇珍，忙同跪拜，通誠求告。拜罷起立，又用法寶試探，見無異兆。笑和尚行事謹慎，還不放心，突將四人聚在一起，收了別的法寶，祇用香雲寶蓋護身，朝上飛去。到了牌前，見如釘在那裏一樣，看似凌空，實甚牢固。滿以爲取之費事，試用本門太乙分光捉影之法，手掐靈訣，朝前一招，牌便冉冉飛來，竟是容易已極，心中大喜。剛往下降，待要去往三層洞內查看形勢，開庫取寶，還未落地，就這法牌到手，微一注視之間，地面上突有一幢金光涌起。回頭一看，原來鐵牌下面洞中心，埋伏着一座形似寶塔之物，高祇丈許，色作烏金，光芒四射，立在地上。乍看不知用法，笑和尚方想行法收去，忽聽內裏有人說道：「此是鎮海之寶，妄動者死！時機甚迫，不可延誤。」以下便沒了聲息。知是古仙人仙法留音，不敢冒失，忙用前法往三層洞內穿進。剛用碧磷衝開路，寶蓋防身，穿地而入，上下四外的埋伏也一齊發動，這次竟比先前厲害十倍。纔一入地，烈火風雷，火箭金刀，便潮涌而來。前面和身後來路更具有一種極奇怪的阻力，四人竟被困住。埋伏威力又是越來越大，進退兩難，行動不得。笑和尚連用玄功旋展全力，又和南海雙童父子把所帶法寶全都試遍，祇有火箭風雷和那奔騰若海的火浪被火靈珠消滅，別的仍是無用。最厲害的是那無形吸力，四外一齊吸緊，連香雲寶蓋也被裹住。如非人在金霞籠護之下，內裏還有空隙，勢必手腳均難移動。

似這樣用盡方法，困守了好些時候，無計可施。後纔想起，那面鐵牌也許有用，姑取一試。因還不知用法，上來祇用鐵牌朝外連晃。哪知此牌正是各種埋伏的樞紐，纔一晃動，禁法和那吸力全數失效。四人忙往前進，越過三層洞門，深入地面，見洞頂上也懸着一面同樣大小的鐵牌，忙用前法取下。到手以後，見洞中空空，四壁渾成，一絲縫隙俱無。再用玉環寶鏡查看，迎面洞壁之內果有一座似鼎非鼎，高約丈許之物，知道那鼎便是藏珍寶庫。但是通體高達三丈許，深藏壁內七八丈，上面既無門戶，又無縫隙，和洞壁一樣，通體渾成，龐然一座大物，就能到手，也奈何它不得。何況越到裏層，地勢越低，二層洞內，又藏有鎮海之主，可見相隔地殼必近，取時用力一猛，便易發生災劫。想了想，不敢造次，連用兩面鐵牌向壁晃動。頭一面寶光照處，洞壁上突發奇光，兩下裏相

持了一陣，牌收光退，並未顯出別的靈效。再用第二面鐵牌晃動，更是靜悄悄的，連壁上神光也未冒起。連試兩次，均是可望而不可即。

歸吾在旁，見笑和尚未一次把兩牌陰陽兩面同時並用，洞壁雖未分裂，牌上竟射出極強烈的寶光，爲以前所未見，仔細一看，忽然省悟。將牌要過，試一合攏，錚的一聲微響，雙牌合璧，一片金光過處，竟成一體。再細查看，兩牌相合以後，前端現出一團形似太極的圓光，兩儀二氣，正在微微旋轉不休，時隱時現。笑和尚見狀，忽想起楊瑾轉交那封柬帖所示先機，當時省悟。把牌要回，握在手裏，按照師傳太清仙法，手掐訣印，朝前一揚，一口真氣朝牌頭上噴去。隨見一青一白兩股光氣細如遊絲，起自牌上，朝前面似玉非玉，似金非金，連用法寶衝射不破的洞壁上射去。說也奇怪，先前法牌上那麼強烈的寶光不曾收效，這細如遊絲的青白二氣前頭祇有米粒大小一點金光，剛射上去，耳聽轟的一聲大震，眼前煙光變滅，騰涌如潮，正面洞壁忽然失蹤，寶庫也便出現。衆人見那寶庫下具五足，形似金鼎，高約三丈，上面無門無口，看去堅厚異常。因先前雙牌合璧發生妙用，有了經歷，仍由笑和尚持牌查看，辨明向背之後，再用前法把青白二色的光氣發出，朝寶庫上射去。方想：「主人曾說此寶能大能小，似此重大之物，如無收法，豈能帶走？」那陰陽二氣已射到上面，鼎上五色毫光迸射如雨，每面各現出一座小門，同時開放。外面光華立隱，庫中寶光閃閃，並有金鐵交鳴之聲。

笑和尚想起昔年偶往峨眉仙府去尋金蟬、石生同往南疆，共敵綠袍老祖時，正值師祖長眉真人仙籟頂石洞藏珍七修劍由裏飛出，便是這等光景。料知庫中藏珍將要飛去，忙喝：「大家留意，莫被法寶遁走！」邊說邊將香雲寶蓋向前罩去。不料鼎內藏珍頗多，六門齊開，匆促之間不及兼顧。祇聽乒乓連聲，眼前五色奇光如虹飛電舞，金芒耀目，當頭一道龍形紫色奇光先由正門之內激射而出。下餘五門，也各有寶光騰起，其勢比電還快。笑和尚見狀大驚，忙將香雲寶蓋飛罩上去，已是無及，左側門內又飛出七點火星，作「之」字行，互相追逐，飛舞而出，趕上那道龍形紫光，衝向出口一面洞壁之上，祇聽霹靂連聲，洞壁立被震穿一個大洞，兩件前古奇珍就此破壁飛去。

笑和尚原以爲當地四外洞壁堅厚如鋼，又有禁制，法寶決不能遁走，想用香雲寶蓋將寶庫罩住，再把逃出之寶收回。誰知事起倉猝，上來不曾留意，六面庫門各有一件奇珍，除先逃兩件之外，香雲寶蓋祇罩住了三件。另外還有一件形似三根二尺多長的彩羽之寶，由庫後相繼飛出，被南海雙童瞥見，各指飛劍上前攔阻，劍光纔一接觸，前面洞壁已現裂口，那三根彩羽立化彩虹飛去。祇有一件鐘形之寶由內飛出，喫歸吾身劍合一，飛起一擋，逃勢略緩，笑和尚忙發無形劍氣追將上去，當頭罩下，掙了兩掙未掙脫，被笑和

尚行法收到手裏。笑和尚料定庫中法寶至少有六七件，竟被逃走了三件，對於北海之行，不知是否有關。追是沒法再追，祇得回到鼎前。在香雲寶蓋籠罩之下，側耳一聽，內裏金鐵交鳴之聲越急，並雜以風火雷鳴。時見寶光往外衝出，都被金霞將門封住，不曾衝破。幾次想收，未能如願。笑和尚暗忖：「鼎中至寶，已失其三，似此相持，幾時是個了局？」想了想，把金霞寶光往外加大，一面令歸吾父子三人攔住法寶逃路，合力堵截。等到準備停當，把手一揮，先是金霞往外展開，突然空出大片地面。內中法寶本以猛力往外強衝，一有空隙，立時奪門而出，那麼強烈的香雲寶蓋，竟會受了波動。如非笑和尚早有準備，幾被逃走。

那法寶共是三件。一件形如雙斧交叉，飛舞而出，斧頭爲正圓。其中一斧形如滿月，寒光閃閃；一斧四邊金芒電射，中心深紅，宛如一團日輪。兩斧斜插在一根形似長矛、奇光激射的斧柄之上，飛舞之時發出轟轟雷電之聲。庫中共是七寶，祇此一件威力最猛。下餘兩件：一件形似一個大半圓的玉圈，上面蟠着七條靈蛇，口中各噴彩焰，其直如電，滿空飛舞；一件是個兩頭尖針形的青光。這三件寶貝纔出寶庫，便分三面衝逃，喫香雲寶蓋金光一罩，紛紛掉頭向下，待往地底穿去，幸而南海雙童都是行家，看出三寶本身具有靈性，早把碧靈沖和隨帶法寶、飛劍全數取出，結爲一片光網，將地面封閉。笑和尚又將金光由下面分捲過來，成一光籠，將三寶圍困在內。原想把三寶一起籠罩，再將金霞逐漸縮小，行法收取。豈知三寶各具威力，並似具有靈性，連衝數十次不曾衝出，便自停止，作三角形懸在光籠之內，各將寶光加強，朝外猛射。經此一來，光籠竟被撐住，難於縮小，笑和尚見香雲寶蓋雖是佛家至寶，卻是借來之物，初次運用，不能發揮它的全部威力妙用。又因盧嫗仙示說庫中靈藥、藏珍與笑和尚等人的北海之行有關，此事關係重大，非同小可；七寶已失其三，這類前古奇珍不知收用之法，如被逃走，落在左道妖邪手中，豈不又留隱患；想要強行收取，又恐互有傷折，因而心中爲難。又隔了些時，決計先取庫中靈丹，查看內裏有無別的藏珍和古仙人所留仙示，以免相持時久，夜長夢多，生出變化。主意打定，便令南海雙童代爲主持，自往庫中查探。

這時三寶威力越來越猛，寶光精芒互相沖射，激盪起千重霞影，萬點星花，看去威勢甚是驚人。又作三角形停立空中，向外猛衝，力大異常，正擋在寶鼎前面。笑和尚費了許多心力，纔得緩緩移開，停向一旁。笑和尚暗忖：「稍微移動，便如此艱難，照此威力，如何收法？」忙告雙童：「小心戒備，不求有功，祇求無過。等到入庫取出靈丹，查看庫中是否附有收寶之法，再作計較。」隨往庫中飛去，見庫高三丈，門僅三尺大小，笑和尚施展玄功，飛遁入內。初意庫中地勢頗寬，六門大開，必可隨意出入。哪知剛到裏面，瞥見庫中心似有光華閃動，疑有藏珍在內不曾飛去，便縱遁光，飛往當頂查看。笑

和尚看出那寶光作六角形，中藏一團形似雞卵的灰白影子，心方一動，眼前倏地一暗，耳聽金鐵風雷之聲四面湧來。知道庫中還有埋伏，無心觸動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總算東海面壁之後，功力大進，人又機智萬分，見勢不佳，忙將無形劍氣向外展開，先將本身護住，再用慧目法眼定睛查看。原來身已陷入萬丈濃霧之中，上下四外，黑影沉沉，甚麼也看不見，不知多高多遠。身外祇是一片濃黑，耳聽風雷大作，金鐵交鳴，宛如百萬天兵，夾着排山倒海之勢和重逾山嶽的壓力，齊向中心壓來。

笑和尚開頭運用玄功，還能稍微衝行移動。晃眼之間，上下四外一齊逼緊，休說隨意衝行，如非法力高深，人又機警，先用無形劍氣四面擋開一大團空處，直連手足都難移動。換了常人，處此危境，急於出困，必將太乙神雷與隨身法寶、飛劍放出，向外硬衝，當時便是禍事。笑和尚卻是累生修爲，見聞廣博。先見寶庫中心所懸灰白色形似雞卵的氣團，便疑中藏先後天五行妙用，知道抗力越強，反應之力越大。庫中禁法埋伏雖極厲害，如無特殊變化，在南海雙童等人眼裏仍是三丈多高一座寶鼎。想起到達之前，主人推說丈夫受傷，前往救護，由此一去不歸，看神氣雖不會是有意欺騙，也許還有隱情。今日之事，稍失機宜，難免鑄成大錯。莫如把穩行事，相機應付爲妙。於是祇守不攻，先不作脫身之想，祇是運用玄功，以退無進，加強無形劍氣防禦之力。等劍氣越發凝固，稍微往裏縮小，緩和了四面壓迫的威勢，便用本門傳聲向南海雙童詢問：「自己入庫以後，外面是何景象？有無變故？主人來否？」隨聽甄艮回答說：「笑師兄入庫以後，似見光華微閃，六門同時關閉。方疑有異，門忽開放，仍和方纔一樣。祇笑師兄人影不見，此外別無他異。祇是三寶衝突更猛，光陷越強，金霞時受衝蕩。主人始終未見，不知如何收法，恐難持久。」

笑和尚聞言，越知古仙人的禁制威力神妙，不可思議。如用法寶護身，施展玄功朝外猛衝，即使當時能夠出困，也必狼狽不堪，藏珍、靈丹還未必能到手。正在仔細盤算，忽想起盧嫗仙示曾說宙光盤、碧磷衝、香雲寶蓋三寶缺一不可。爲防三寶威力太猛，誤將地殼衝破，未肯輕用。人已深入三層洞內，既說此寶不可妄用，又說非它不可，也許是指破這寶庫而言。當時觸動靈機，忽然省悟。上來惟恐毀損至寶，不敢驟然發動，先將法寶、飛劍結成一團寶光，環繞全身，外層仍用無形劍氣四面防禦。等到準備停當，便傳聲告知外面三人，務要聯合一起，各用法寶防身，相機應變。最後纔取出宙光盤，朝盤心所懸神針一指，針頭上子午神光線便隔着寶光劍氣衝射出去。那細如牛毛的銀色光雨長纔尺許，剛一射向劍氣層外，那籠罩外層重逾山嶽的濃影便似飛雪投火，當時消融，衝開一個大洞，跟着身上一輕。再用慧目法眼定睛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。